

中國歷代選舉典

肆

廣陵書社

中國歷代選舉典

肆

廣陵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考課部總論

漢書谷永傳考課百官對

春秋繁露考功名

潛夫論考諸

黃憲外史考諸

大學衍義補考課之法

雙溪雜記考諸

春明夢餘錄考諸

考課部藝文

諫考課疏

劾王戎奏

謝書上考表

牧宰考課策

精課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再催考察疏

請論救人才疏

銓衡典第八十九卷
考課部總論

漢書
谷永傳考課百官對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慙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師古曰艾讀曰隆經又其下本明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實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春秋繁露
考功名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時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與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均錫其趣於與利除害一也是以與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黜陟計事除廢一作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羣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賢愚在于實不在于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奸宄不

能弄萬物各得其真一作則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爲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二三以爲上中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題名日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之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爲一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于中而中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于四員多者以四減之至于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于計得滿計者黜陟之次每計各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大計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黜陟之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大計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黜者亦然

潛夫論

考績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實不得見障蔽而伎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闕弓不試則勁挽誣厲不試則巧拙或馬不試則良驥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懷則勉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二二二四

第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攬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情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充與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各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違詭闕上書訴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婪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闇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施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蔽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德愆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黃憲外史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募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貪非以勸廉也既誅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防者防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又安而優干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無流貨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聲壞之歌則大臣有與人之誦上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

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貽褻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慙色徵君出謂魯相曰蜀王慙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大學衍義補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臣按此萬世考課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變之節也至於九年則三變矣天道至於三變則人事定矣蓋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極也銳於前者或退於後勤於始者或怠其終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如此此事則然而他事則未必然暫則可以眩惑乎人久則未有不敗露者也爲政於三年六年不變固可見其弊矣安知其後何如哉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變則終不變矣於是從而黜陟之聖人立法緩而詳詳而盡實可以爲萬世法也豈但使一世之庶績咸熙而已哉萬世用之而萬世咸熙矣帝世立此法以來後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爲一考或以三十月爲一考或以六期爲斷或以三年爲斷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爲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按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觀即此六

年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巡行之制而諸侯朝以六年而今則三年一朝耳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冊以獻於朝廷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之典否則廢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官周至於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嗚呼此聖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歟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臣按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日成則是日月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則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則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羣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幸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太宰受之每歲而詔于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維體統不紊也其以此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臣按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考郡國之計書至

天千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鄧昌皆以守相高第人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人為長安令散見於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失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董子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獨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獨得

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謂積日累久以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必先之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及於以久奠食焉後世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斷是則古人所以詔王者有三而今世僅用其一也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而廉恥不至賢才賢不肖不至於渾淆而國家之政務無不修舉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縣解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諉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臣按漢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故於考課之法特嚴考試功能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選用所表郡國上繫囚有掠笞瘐死者又詔丞相御史課殿最然猶恐其上計簿具文欺諉又使御史按之使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二二五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二二六

毋以偽亂真。噫善有賞惡有罰。而又命御史按之。恐其具文宣帝如此。綜核而在當時。王成猶以偽增戶口。受賞人偽之難防。如此況漫不加意者乎。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真偽相亂之意。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臣按此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賞罰。則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敷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

臣按考課之法。先委之長吏。然後以達大臣。必須按驗得失。然後上聞。以憑黜陟。則吏之臧否咸當。其實而人知所勸懲也。苟惟長吏之言。是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為治所以貴乎得人而綜核名實。而信賞必罰也。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

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為因還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才而不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故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憶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諡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齟齬恨況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未必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服其心哉未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撻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下亦望為京朝官奈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

人於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領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瞻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為法令滋彰巧飾彌多今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臣按杜預此法亦是以六年為滿考非復有虞之制也然每歲達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其法亦善蓋明著奏牘以上聞視彼後世暗加詢訪而無案牘可稽得於風聞而無實蹟可驗者固為優也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二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下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詭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臣按唐考課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則是以每歲而考之亦非有虞三載三考之制然以後世考課之法較之猶有可取者焉以其詳於善而略於最也蓋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在下解任亦庶幾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歟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創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臣按宋考課之法其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其後考第之法以一年為一考皆非有虞考績之法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複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告於其君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

力以治其職舉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恩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臣按光所謂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二者切中後世考課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而久則人人得以盡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亦自定於是因其名而責其實就其文以求其意則用舍當而賞罰公矣

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己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當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縣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

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日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以上嚴考課之法臣按吏部職任之大者莫大於銓選考課銓選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而因以試用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而因以升降其初人仕也以資格而高下其職其既滿考也以考課而升降其官自古求賢審官之法不外乎此二途而已誠能擇吏部之卿佐俾自擇其屬秉銓衡者量才於資格之中數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惟公惟明不偏不黨則國家有得人之效事安民安而治保邦之本立矣

雙溪雜記

論考滿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觀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二二一八

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春明夢餘錄

考課

夫取人之途欲寬不寬則野有遺賢也課官之法欲嚴不嚴則朝無實政也取而任之任而課之亦賢者所樂見其長也聖王豈有姑息之政哉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舍明試別無車服之道矣故周禮曰有成焉月有要焉歲有會焉不厭詳焉明典考課之制遠法有虞近酌列代最爲有法至江陵相柄國大加振刷益赫然可觀迨其顛覆時且以覆轍鑑之矣人務因循事趨簡便內外大計止據各衙門開報聊一舉行之三年報滿榮加褒獎以爲封典之地已耳何怪乎人競傳舍其官而事功日見其墮也

韓尚書邦奇曰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其法已密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効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核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有小過或註誤或誣誘或語言不合趨承未至以致黜退我國家以科目取士其中選者皆俊乂之器才識不大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於一旦以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閒廢深可惜也

鄒忠介元標曰臣竊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楚史以爲冤抑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該者皆爲諸臣惜竊以爲奮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專心以成不朽之業朕之梓榮尤一嘆也是所奪諸臣何所不樂顧近

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實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杏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科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科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則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宦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蒿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即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

考課部藝文

諫考課疏

魏杜恕

太和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有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相依其詳難備舉故

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秦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倍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圖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

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劾王戎奏

晉傅咸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遷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謝書上考表

唐李邕

臣某言伏奉今日聖恩猥以薄能光賜上考御詞激切磨獎動時戴天不勝踴地無所臣某中謝臣聞荷再造者遍于有情勸庶工者盡于有位莫不宣其力竭乃誠欣赴前儔恥居後殿者蓋以萬數則區區揚化渺渺納忠自化彭蠡之魚更是海濱之鴈伏惟陛下太和布氣巨壑流津宇宙開明既照纖草山河鮮潤每納昆蟲豈臣彫枯復露雨露天漢之上遙記嚴平宣室之中典言賈誼摧羽戢翼忽飛翥於雲霄暴鯁捷鱗重游泳於溟渤豈有循吏得預詞林蹊鼠軒墀爲鵲鐘鼓徒驚獎飾益用慙惶惶乎政術空虛褒述累積文高日月辰象法之不逮德厚嵩華草莽朝之莫階雖郭隗濫觴明主有所蓄意然邵信敦本微臣不敢負人慶忭則深憂懼亦切無所報國空以鑒物伏惟陛下道貫乾坤明懸日月千年一聖四海在寧臣實何人時逢昌運近緣荆襄微授尚軫聖憂不以臣之不才特加節制持綱憲而曳履文昌一日

九遷頓顛奉竊常恐委身江外朝滄海而無因豈意復命闕庭隨白雲而有望遂思捧日預想朝天臣子之情倍萬恆品

牧宰考課策

白居易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既得人使之爲政何以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下之風俗由之而後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親粗知其由矣臣聞古之賢者爲善不待勸也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待勸沮伏以古今殿最之法具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衷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予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淫或未懲欲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

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乃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似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剗邪爲正變厥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其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致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以張弛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司徒選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懸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絳驥驥而求致遠臣恐難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精課

宋李觀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必黜也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枯其手雖鉗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三二九

積久以致官廉恥賈亂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朱熹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准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嘉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嘉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再催考察疏

明葉向高

為計疏候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聖明早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曰同民心以出治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舉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朝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為不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請亦兩月矣一槩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間冗無關重輕則祖宗根本之區固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皇上有果斷之神明迹固滯於猶豫皇上有率由之美意事反違乎典章衆口囂囂莫紀極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為臣下

計皇上自為計也今賢者趁趨不肖者觀望欲去不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真德秀有言公論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闕不可以為人公論渾鬱不可以為國留京豐儲之邦風稱清議如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之舉動與兆庶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跋扈之患生一代之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妄援浮詞輕瀆天聽伏乞聖明俯賜采納將前疏早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心服大典竣而羣言息矣

請論救人才疏

咸贊

竊惟人才進退天下元氣所關萬代瞻仰所繫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為重也近該天下諸司人覲天光因而考覈論列賢否其公是非曉然易見者不容置喙其似是而非易至顛倒者不可不辨也蓋人品不同有始終一致克盡臣道者有先後兩截自違初心者有跡冒不遑求端無的者有心欲向上限才不足者有出過誤能善懲創者有蒙黜罰遂無顧惜者有孤忠抗直日蹈危機者有老奸巨猾善趨時局者分數相去無慮什伯一或罔辯未免失真也蓋始終一致克盡臣道者謂之忠蓋增秩賜金褒賞可也先後兩截自違初心者謂之貪鄙褻名奪職貶罰可也跡冒不遑求端無的者謂之疑似姑留可也心欲向上限才不足者謂之困勉器使可也至因過誤而能善

懲創與孤忠抗直日蹈危機者孤臣孽子之流略其小過超衆毀而擢之可也蒙黜罰遂無所顧惜與老奸巨猾善趨時局者小夫憒人之尤罪以首惡排衆譽而黜之可也况考察之典天下萬世公共之事固非私親比黨抑善長惡之計也而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貶罰而忠盡者未見褒賞也困勉者聞蒙器使而疑似者未盡容恕也小夫憒人類冒崇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也以至或因一事之失而遂棄其平生或因一人之言而遽蔽其賢否或以傳聞未定之說而陰孤其憂國忠君之誠幾何而能自白也且人貴改過行難求全如京官因事獲戾外官奉職無狀曾經黜罰降調之類是皆我皇上明未顯絕明開其自新之路也使明顯絕而不明開其自新之路又何姑以降調為哉求備此屬只當究其降調以後之得失不當復追其降調以前之是非如復追其降調以前之是非則人人皆吐去果核非惟不足以協輿情亦何以昭我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哉況人才難得降調而過寬焉猶有自贖之地也黜退而過刻焉雖有悔悟之萌遷改之志終無効用之日矣幸我皇上度越千古無賢不肖通照無遺更望今次考察廣沛德意慈慈漏網知府以上方面等官因許糾劾而京官降調在外雖小亦許糾劾也是非獨責也以其書為人上將來遷轉有地不可輕縱也忠良落阱知府以上方面等官因許論救而京官降調在外雖小亦許論救也是非獨庇也以其嘗為人上將來遷轉有地不可輕廢也至欲曲盡其道科道務相指實劄劾部院務相從公去留以共

成正大光明之治不可互相觀望姑摘一二姑應故事而已也茲臣待罪該科母及此關係匪輕且考察在即而來朝諸司各欲吐露僚屬賢否若不明示告戒第恐妄生異議以亂是非傷天下之元氣損萬世之觀瞻一得之愚不吝終默也願厘聖衷丁寧部院維公維明毋縱母忿務使小夫憺人絕其根據孤臣孽子釋其危疑則陟以天下黜以天下而天下萬世莫不仰頌大聖之作爲矣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 考課部

二二二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 考課部

二二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九十卷目錄

考課部紀事

考課部雜錄

銓衡典第九十卷

考課部紀事

史記魯周公世家魯公伯禽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
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
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
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
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漢書兒寬傳寬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
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
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
赦閭閻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
史以貧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
小家擔負輸租緩屬不絕課更以最
京房傳房以孝廉爲郎天子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
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
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
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與房會議

溫室皆以房言煩辟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邪之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
諸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
周舉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
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皆疾房
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
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蕭望之傳望之子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
脫何暇欲爲左右言
召信臣傳信臣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更始元年更始至洛陽遣光武
持節北度河鍾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
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吏人
喜悅爭持牛酒迎勞
祭遵傳遵從弟彤爲偏師長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
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贛令
李忠傳建武六年忠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
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
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
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左雄傳雄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
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
皋陶對禹責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達
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

與南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
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恩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
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
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
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
禾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許敦弊
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
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
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
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
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
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
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
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耗
鉗之戮生於雖昔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
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
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
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
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其辟名踴躍升騰超等踰
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未
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盜輕忽去就拜除如
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

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殺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賢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綱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徒家遷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末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

蔡邕傳熹平六年制書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言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名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黷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嚴真偽

盧植傳植還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備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養七曰御下八曰散刑遵養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帝不省

賈琚傳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更有司琚琚爲交趾刺史琚到部招撫荒散備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咸聞

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魏志杜畿傳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遂拜畿爲河東太守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王昶傳昶都督荊豫諸軍事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家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管書何曾傳曾爲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民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政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

調軍師遠征上下勦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

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疎忌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

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荀勗傳勗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劉頌傳頌爲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買郭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

應詹傳詹拜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自經荒敝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澆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民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還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

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

王彪之傳彪之爲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 考課部

二二四

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舉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滋職之日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石季龍載記季龍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合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選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於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
魏書郭祚傳祚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勳又去年中以以前二制不

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恆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陞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陞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告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有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與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今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愆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詞謂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廣陵王羽傳太和九年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遷京之後北蕃人畜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別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及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推夏且待至秋後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繁繁之議野無考弊之刺風宵寤寐載懷惕懼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願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富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達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望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 考課部

二二五

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牒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水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與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通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於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冀乾構若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事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况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師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

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贄曰叔襲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僚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襲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榮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杲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制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承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襲故不能別致貶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未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令省連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于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

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議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諡可爲下中解束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間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垂掇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王肅傳肅進號鎮南將軍封汝陽縣開國子太和二十二年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瞻察四稔於茲諸依舊式考驗從之崔挺傳挺爲光州刺史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嘆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任城王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 考課部

二二六

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太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遠近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幸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同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僎道之死當時以爲遠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動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賢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蕭寶實傳寶實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雖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夫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流練述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輿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騁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

未驗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諸議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此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彫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趨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蕩蕩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

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觀覲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愆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聖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孰能以記實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雷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其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茲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典廢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案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猷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克無所定周書鄭孝穆傳孝穆爲岐州刺史下車之日戶止三

千雷情撫綏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每歲考績爲天下最太祖嘉之賜書曰卿蒞職近畿留心治術彫敝之俗禮教興行賦亂之民祿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德德于是徵拜京兆尹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遷泰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穎定考課彥謙謂穎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讒居上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替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復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心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類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類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類言於上上弗能用

唐書盧承慶傳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文獻通考太宗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

王珣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按勘問王珣不伏舉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祕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鞠且元齡王珣國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阿私若即推繩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委重假令錯誤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指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切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顧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者有損於下所惜傷於理體不敢有所阿爲遂釋不問

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祥道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乃聲稱徹閣上疏陳六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秋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執政憚改作遂格

冊府元龜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傑考中上考使尚書左僕射劉仁軌以新任不錄大理卿張文瓘稱獨知理司之要仁軌大驚問公斷幾何文瓘曰歲竟凡斷一萬七千八百人仁軌乃擢爲上下考

文獻通考高宗時滕王元嬰爲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帝戒之且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冊府元龜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崔隱甫充較外官考事舊例皆委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較考便畢時人服其敏斷

唐書張說傳說子均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

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

趙宗儒傳貞元六年宗儒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常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偕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

班宏傳宏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著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遺二罪乎

齊抗傳初吏部歲考書言以他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遺官覆實以爲常抗以爲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數非任人勿疑之道奏罷之

趙憬傳憬獻審官六議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咸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帝然之下詔褒答

鄭餘慶傳餘慶拜太子少師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資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

李渤傳穆宗立召渤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

中國歷代選舉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 考課部

二二二